俠義傳

俠義傳卷十三

六十一回　大夫居飲酒逢土棍　卞家疃偷

且說歐陽爺丁大爺在廟中彼此閒談北俠說道其中還有好處丁大爺問道其中有何好處請教那馬剛他既稱孤道寡不是沒有權勢之人你若明明把他殺了他若報官說他家員外被盜寇持械戕命這地方官怎樣辦法何況又有他叔叔馬朝賢在朝再連催幾套文書這不是要地方官紗帽麼如今改了面目將他除卻這些姬妾婦人之見他豈不又有枝添葉兒必說這妖怪青臉紅鬚來去無蹤將馬剛之頭取去況還有個胖妾嚇倒他的痰向上來十胖九虛必也要命人家不說他是痰

必說是被妖怪吸了魂魄去了他縱然報官你家出了妖怪叫地方官也是沒法的事賢弟想想這不是好處麼丁大爺聽了越想越是不由的讚不絕口二人閒談多時略爲歇息天已大亮與了癩道香資二人出廟丁大爺務必請北俠同上茉花村暫住幾日俟臨期再同上竈君祠會齊訪拿花冲北俠原是無牽無挂之人不能推辭同上茉花村去了這且不言單說二員外韓彰自離了湯圓鋪竟奔杭州而來沿路行去聞的往來行人盡皆笑說以花蝶設誓當做罵話韓二爺聽不明白又不知花蝶爲誰一時腹中幾餓見前面松林內酒帘兒高懸一個小小紅葫蘆因此步入林中見週圍蘆葦的花障滿架的扁豆秧兒勤

娘子正當秋令豆花盛開地下有種着些兒草花頻頻有趣來到門前上懸一匾寫着大夫居三字韓爺進了門前院中有兩張高桌却又鋪着幾領蘆蓆設着矮座那邊草房三間有個老者在那裡打睡韓爺看了一番光景正愜心懷便咳嗽一聲那老者猛然驚醒拿了代手前來問道客官吃酒麼韓爺道你這裡有甚麼酒老者笑道鄉居野況無甚好酒不過是白乾燒酒韓爺道且煖一壺來老者去不多時煖了一壺酒外有四碟一碟鹽水豆兒一碟豆腐乾一碟吹開蔴花一碟薄脆韓爺道還有甚麼吃食老者道没有別的還有滷煮斜尖豆腐合熱雞蛋韓爺吩咐再煖一角酒來一碟熟雞蛋帶點鹽水兒來老者答應剛

要轉身見外面進來一人年紀不過三旬口中道且老丈快煖一角酒來還有事呢老者道昨莊大爺往那裡去這等忙那人歎道噯從那裡說起我的外甥女巧姐不見了我姐姐哭哭啼啼叫我給姐夫送信去韓爺聽了便立起身來讓坐那人也讓了三言兩語韓爺便把那人讓至一處那人甚是直爽見老兒拿了酒來他却道且老丈我有一事適纔見樺外有幾隻雞在那裡刨食我與你商量你肯賣一隻與我們下酒麼且老笑道那有甚麼呢只要大爺多給幾錢銀就是那人道只管弄去做成了我給你二錢銀子如何老者聽說二錢銀子好生歡喜的去了韓爺攔道兄台却又何必宰雞呢那人道彼此有緣相遇

實是三生有幸況我也當盡地主之誼說畢彼此就坐各
展姓字原來此人姓莊名致和就在村前居住韓爺道方
纔莊兄說還有緊事不是要給令親送信呢麼不可因在
下就擱了工夫莊致和道韓兄放心我還要在就近處訪
查訪查呢就是今日趕急送信與舍親他也是沒法子莫
若我先細細訪訪正說至此只見外面進來了一人口中
嚷道老豆吓咱弄一壺熱熱的他却一溜歪斜坐在那邊
桌上腳登板凳立楞着眼愁着這邊韓爺見他這樣形景
也不理他豆老兒掐着眉毛端過酒去那人摸了一摸道
不熱呀我要熱熱的豆老兒道狠熱了吃不到嘴裡又該
抱怨小老兒了那人道沒事沒事你只管盪去豆老兒只

得從新邋了來道這可熱的狠了那人道熱熱的狠好你給我掛土晾着豆老兒道這是圖甚麽呢那人道別管大爺是這們個脾氣兒我且問你有甚麽葷腥兒拿一點我吃豆老兒道我這裡是大爺知道的鄉村舖兒那裡討葷腥來無奈何大爺將就些兒罷那人把醉眼一瞪道大爺花錢為甚麽將就呢說着話就舉起手來豆老兒見勢頭不好便躲開了那人却趔趔趄趄的來至草房門前一嗅覺得一般香味撲鼻便進了屋內一看見柴鍋內煮着一隻小雞兒又肥又嫩他却說道好你現放着葷菜你說沒有老豆你可是猴兒拉稀壞了腸子咧豆老忙道這是那一位客官花了二錢銀子煮着自用的大爺若要吃時也

花二錢銀子小老兒再與你煮一隻就是了那人道甚麼
二錢銀子太爺先吃了你再給他們煮去說罷拿過方盤
來將雞從鍋內撈出端着往外就走豆老兒在後面說道
大爺不要如此凡事有個先來後到這如何使得那人道
大爺是嘴急的等不得叫他們等着去罷他在這裡說韓
爺在外面已聽明白登時怒氣填胸立起身來走至那人
跟前抬腿將木盤一踢連雞帶盤全合在那人臉上雞是
剛出鍋的又搭着一肚子滾湯只聽那人哎呀一聲撒了
手栽倒在地登時滿臉上猶如尿泡裡串氣兒立刻開了
一個果子鋪滿臉鼓起來了韓爺還要上前莊致和連忙
攔住韓爺氣忿忿的坐下那人却也知趣這一壺酒也醒

了自已想了一想也不是理又見韓爺的形景估量着他不是個兒站起身來就走連說結咧結咧咱們再說再議等着等着搭訕着走了這裡莊致和將酒並雞的銀子會過饒沒吃成反多與了豆老兒幾分銀子勸着韓爺一同出了大夫居這裡豆老兒將雞撿起來用清水將泥土洗了去從新放在鍋裡煮了一個開用冰盤撈出端在桌上自已煖了一角酒自言自語一飲一啄各有分定好好一隻肥嫩小雞兒那二位不吃却便宜老漢開齋這是從那裡說起纔待要吃只見韓爺從外面又進來豆老兒一見連忙說道客官雞已熟了酒已熱了好好放在這裡小老兒却沒敢動請客官自用罷韓爺笑道俺不吃了俺且問

你方纔那厮他叫甚麽名字在那裡居住豆老兒道客官問他則甚好鞋不粘臭狗屎何必與他嘔氣呢韓爺道我不過知道他罷了誰有工夫與他嘔氣呢豆老道客官不知他父子家這般實極其慳吝最是强梁離此五里之遥有一個卞家疃就是他家他爹爹名叫卞龍自稱是鐵公雞乃刻薄成家眞是一毛兒不拔若非怕自已餓死連飯也是不吃的誰知他養的兒子更狠就是方纔那人名叫卞虎他自稱外號癩皮象他爲甚麽起這個外號兒呢一來是無毛可拔二來他說當初他爹爹没來由起手立起家業來故此外號止于雞他是生成的胎裡紅外號兒必得大大的壯門面故此稱象又恐人家拿他當了秋子手兒

因此又加上癩皮二字言其他是家傳的喬者也不是好惹的自從他父子如此人人把個卞家疃改成扁加圓了就是他來此吃酒也是白吃白喝盡賒帳從來不知還錢老憐又惹他不起只好白塡嗓他罷了韓爺又問道他那疃裡可有店房麼豆老兒道他那裡也不過是個村莊那有店房離他那裡不足三里之遙有個桑花鎮却有客寓韓爺問明底細執手別了豆老竟奔桑花鎮而來找了寓所到了晚間夜闌人靜悄悄離了店房來至卞家疃到了卞龍門前躍墻而入施展他飛簷走壁之能爬伏在大房之上偷睛往下觀看見個尖嘴縮腮的老頭子手托天平在那裡平銀子左平右平却不嫌費事必要銀子比砝碼

微低些方罷共平了二百兩然後用紙包了四封用繩子結好又在上面打了花押方命小童抱定提着燈籠往後面送去他在那裡收拾天平韓爺趁此機會却溜下房來在卡子門垜子邊隱藏小童剛邁門檻韓爺將腿一伸小童往前一撲唧哩咕咚栽倒在地燈籠也滅了老頭子在屋內聲言道怎麼了栽倒咧只見小童提着滅燈籠來對着了說道剛邁門檻不防就一交倒了老頭子道小孩子家們到底留神吓這一栽管保把包兒栽破濆了銀渣兒如何我尋呢我不管拿回來再平儻若短少分兩我是要扣你的工錢的說着話同小童來至卡子門用燈一照罷咧連個紙包兒的影兒也不見了老頭子急的兩眼冒火

小童見唬的二目如淌淚流滿面老頭子暴躁道你將我的銀子藏於何處了快快拿出來如不然就活活要了你的命正說着只見卞虎從後面出來問明此事小童哭訴一番卞虎那裡肯信將眼一瞪道好囚攮的人小鬼大你竟敢弄這樣的戲法咱們且向前面說來說罷拉了小童卞龍反打燈籠在前引路來至大房屋內早見桌上用磁碼押着個字帖兒上面字有核桃大小寫道爺爺今夕路過汝家知道你刻薄成家廣有金銀又兼俺盤費短少暫借銀四封改日再還不可悞賴好人如不遵命爺爺時常夜行此路請自試爺爺的寶刀免生後悔卞龍見了此帖登時渾身亂抖卞虎將小童放了也就發起愣來父子二

人無可如何只得忍着肚子疼還是要性命要緊不敢聲張惟有小心而已要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六十二回　遇拐帶松林救巧姐　尋奸淫鐵嶺戰花冲

且說韓二爺揣了四封銀子回歸舊路遠遠聽見江西小車吱吱扭扭的奔了松林而來韓爺急中生智揀了一株大樹爬將上去隱住身形不意小車子到了樹下咯噔的歇住聽見一人說道白晝將貨物悶了一天此時趁着無人何不將他過過風呢又聽有人說道我也是如此想不然悶壞了豈不白費了工夫呢答言的却是婦人聲音只見他二人從小車上開開箱子搭出一個小小人來叫他靠在樹身之上韓爺見了知他等不是好人暗暗的把銀

兩放在槎枒之上將樸刀拿在手中從樹上一躍而下那男子猛見樹上跳下一人撒腿往東就跑韓爺那裡肯捨趕上一步從後將刀一搠那人噯呀了一聲早已着了利刃栽倒在地韓爺撤步回身看那婦人時見他哆嗦在一處見自己打的牙山響猶如寒戰一般韓爺用刀一指道你等所做何事快快實說倘有虛言立追狗命講那婦人道爺爺不必動怒待小婦人實說我們是拐帶兒女的韓爺問道拐去男女置於何也婦人道爺爺有所不知只因襄陽王爺那裡要排演優伶歌鼓技錄幼童弱女凡有姿色的總要賞五六百兩我夫妻因窮所迫無奈做此暗昧之事不想今日遇見爺爺識破這也是天理昭彰只求爺

爺饒命韓爺又細看那孩兒原來是個女孩兒見他愣愣柯柯的便知道其中有詐又問道你等用何物迷了他的本性講婦人道他那泥丸宮有個藥餅兒揭下來少刻就可甦醒韓爺聽罷伸手向女子頭上一摸果有藥餅連忙揭下拋在道傍又對婦人道你這惡婦快將裙縧解下來婦人不敢不依連忙解下遞給韓爺韓爺將婦人鬟髻一提揀了一顆小小的樹身把婦人捆了個結實翻身躥上樹去揣了銀子一躍而下纔待舉步只聽那女孩兒噯喲了一聲哭出來了韓爺上前問道你此時可明白了你叫甚麼女子道我叫巧姐韓爺聽了驚駭道你毋舅可是莊致和麼女子道正是伯伯如何知道韓爺聽了暗暗念佛

無心中救了巧姐省我一翻事又見天光閃亮惟恐有些不便連忙說道我姓韓與你母舅認識少時若有人來你就喊救人叫本處地方送你回家就完了拐你的男女我已俱拿住了說罷竟奔桑花鎮去了果然不多時路上已有行人見了如此光景問了備細知是拐帶立刻找着地方保甲放下婦人用鐵鎖鎖了帶領女子同赴縣衙縣官升堂一鞠即服男子已死着地方掩埋婦人定案寄監此信早已傳開了莊致和聞知急急赴縣當堂將巧姐領回路過大夫居見了豆老便將巧姐已有的話說了又道是姓韓的救的難道就是昨日的韓客官麼豆老聽見好生歡喜又給莊爺煖酒作賀因又提起韓爺昨日復又回來

問卞家的底裡誰知今早間聽人說卞家丟了許多的錢
兩莊大爺你想這事詫異不詫異老漢再也猜摸不出這
位韓爺是個甚麼人來他兩個只顧高談濶論講究此事
不想那邊坐着一個道人立起身來打個稽首貧道請問
莊施主這位韓客官可是高大身軀金黃面皮微微的有
點黃鬚麼莊致和見那道人骨瘦如柴彷彿纔病起來的
模樣却又目光如電炯炯有神聲音洪亮另有一番別樣
的精神不由的起敬道正是道爺何以知之那道人道小
道素識此人極其俠義正要訪他但不知他向何方去了
豆老兒聽至此有些不耐煩瞞道這道人從早晨要了一
角酒直耐到此時估了我一張坐兒彷彿等主顧的一般

如今聽我二人說話他便插言想是個安心哄嘴吃的更沒有好氣的答道我這裡過往客人極多誰耐煩打聽他住那裡去呢你既認得他你就趁早見我他去那道人見豆老兒說的話倔強也不理他索性就棍打腿便對莊致和道小道與施主相遇也是緣分不知施主可肯布施小道兩角酒麽莊致和道這有甚麽道爺請過來只管用俱在小可身上那道人便奔過來莊致和又叫豆老燙了兩角酒來豆老無可奈何瞅了道人一眼道明明是個騙酒吃的這可等着主顧了嘟嘟囔囔的溫酒去了原來這道人就是四爺蔣平只因同明包相訪查尋彩扮做雲遊道人模樣由丹鳳嶺慢慢訪查至此好容易聽見此事焉肯

輕易放過一壁喝酒一壁細問昨日之事越聽越是韓爺無疑吃畢酒蔣平道了叨擾莊致和會了錢鈔領着巧姐去了蔣平也就出了大夫居逢村遇店細細訪查毫無下落看看天晚日色西斜來至一座廟宇前匾上寫着鐵嶺觀三字知是道士廟宇便上前纔待擊門只見山門放開出來一個老道手內提定酒葫蘆再往臉上看時已然喝的紅撲撲的似有醉態蔣平上前稽首道無量壽佛小道行路天晚意欲在仙觀借宿一宵不知仙長肯容納否那老道乜斜着眼看了看蔣平道我看你人小瘦弱到是個不生事的也罷你在此畧等一等我到前面沽了酒回來自有道理蔣平接口道不瞞仙長說小道也愛杯中之物

這酒原是咱們玄門中常用的乞將酒器付與小道待我
沽來奉敬仙長如何那老道聽了滿面堆下笑來道道友
初來如何倒要叨擾說着話把將一個酒葫蘆遞給四爺
四爺接過葫蘆又把自已的漁鼓簡板以及算命招子交
付老道老道又告訴他賣酒之家將平答應同身去不多
時提了滿滿的一葫蘆酒額外又買了許多的酒菜老道
見了好生歡喜道道兄初來却破許多錢鈔使我不安蔣
平道道有甚要緊你我皆是同門小弟特敬老兄那老道
更覺歡喜回身在前引路將蔣平讓進關了山門轉過影
壁便看見三間東廂房二人來至屋內進門却是懸龕供
着呂祖也有桌椅等物蔣爺倚了招子放下漁鼓簡板向

上行了禮老道掀起布簾裏蔣平北間屋內坐蔣平見有
個炕桌上面放着杯壺還有兩色殘餚老道開櫃拿了傢
伙把蔣平新買的酒菜擺了然後煖酒添杯彼此對面而
坐蔣爺自稱姓張又問老道名姓原來姓胡名和觀內當
家的叫做吳道成生的黑面大腹自稱綽號鐵羅漢一身
好武藝慣會趨炎附勢這胡和見了酒如命的一般連飲
了數盃却是酒上加酒已然醺醺他却順口開河道張道
兄我有一句話告訴你少時當家的來時你可不要言語
讓他們到後面去別管他們作甚麼咱們倆就在前邊給
他個痛喝喝醉了就給他個闘睡甚麽全不管他你道如
何蔣爺道多承胡大哥指示但不知當家的所做何事何

不對我說說呢胡和道其實告訴你也不妨事我們這當家的他乃響馬出身畏罪出家新近有他個朋友找他來名叫花蝶更是個不尷不尬之人鬼鬼祟祟不知幹些甚麽昨晚有人追下來了竟被他們拿住鎖在後院塔內至今沒放你說他們的事管得麽蔣爺聽了心中一動問道他們拿住是是麽人呢胡和道昨晚不到三更他們拿住人了是如此如此如彼這般這樣蔣爺聞聽嚇了個魂不附體不由驚駭非常你道胡和說甚麽如此如彼這般這樣原來韓二爺於前日夜救了巧姐之後來至桑花鎮到了寓所便聽見有人談論花蝶細細打聽方纔知道敢則是個最要採花的淫賊是從東京脫案逃走的大案賊盜不得

人人以花蝶起誓暗暗的忖度了一番到了晚間託言玩月離了店房夜行打扮悄悄的訪查偶步到一處有座小小的廟宇借着月光初上見匾上金字乃觀音菴三字便知是尼僧剛然轉到那邊只見墻頭一股黑烟落將下去韓爺將身一伏暗道這事奇怪一個尼菴我們夜行人到此做甚麼必非好事待我跟進去一飛身躍上墻頭往裡一望卻無動靜便落下平地過了大殿見角門以外路西單有個門見虛掩換身而入卻是三間茅屋惟有東間明亮早見窗上影兒是個男子正在鬢邊插的蝴蝶顫巍巍的在窗上搖舞韓爺看在眼裡暗道竟有如此的巧事要找尋他就遇見他且聽聽動靜再做道理穩定脚尖悄悄

蹲伏窗外只聽花蝶道仙姑我如此哀懇你竟不從休要惹惱我的性兒還是依了好又聽有一女子聲音道不依你便怎樣又聽花蝶道凡婦女入了花蝶之眼再也逃不出去何況你這女尼我不過是愛你的容顏不忍加害於你再若不識抬舉你可怨我不得了又聽女尼道我也是好人家的女兒只因自幼多災多病父母無奈將我捨入空門自己也要懺悔今生修個來世不想今日遇見你這邪魔想是我的劫數到了好好好惟有求其速死而已說着說着就哭起來了忽聽花蝶道你這賤人竟敢以死嚇我我就殺了你蔣爺聽至此見燈光一幌花蝶立起身來起手一幌想是抽刀蔣爺一聲高叫道花蝶休得無

來擒你屋內花冲猛聽外面有人叫他吃驚不小噗的一聲將燈吹滅掀軟簾奔至堂屋刀挑簾櫳身體往斜刺裡一縱只聽拍早有一枝弩箭丁在牕櫺之上花蝶暗道幸喜不會中了暗器二人動起手來因院子窄小不能十分施展只于彼此招架正在支持忽見從墻頭跳下一人叫咚一聲其聲甚重又見他身形一長是条大漢舉朴刀照花蝶劈來花蝶立住脚竄大漢虛搠一刀大漢將身一閃險些兒栽倒花蝶抽空躥上墻頭韓爺一飛身跟將出去花蝶已落墻外往北飛跑韓爺落下墻頭追將下去這裡大漢出角門繞大殿自已開了山門也就順着墻往北追下去了韓爺追花蝶有二里之遙又見有座廟宇花蝶躍

身跳進韓爺也就飛過墻去見花蝶又飛過裡墻韓爺緊緊跟隨追至後院一看見有香爐角三座小塔惟獨當中的大些花蝶便往塔後隱藏韓爺步步跟隨花蝶左旋右轉韓爺前趕後攔二人繞塔多時方見那大漢由東邊角門趕將進來一聲喊叫花蝶你往那裡走花蝶扭頭一看故意腳下一跐身體往前一栽韓爺急趕一步剛然伸出一手只見花蝶將身一翻手一撒韓爺肩頭已然着了一下雖不甚疼覺得有些麻木暗說不好必是藥標急轉身躍出墻外竟奔回桑花鎮去了這裡花蝶閃身斜打了韓彰精神倍長迎了大漢纔待舉手又見那邊廂來了個雄偉胖大之人却是吳道成因聽見有人喊叫連忙趕來幫

着花蝶將大漢拿住鎖在後院塔內胡和不知詳細他將大槩略述一番已然把個蔣爺驚的目瞪癡呆未知如何且在下回分解

六十三回　救恭漢背刺吳道成　尋盟兄巧逢桑花鎮

且說蔣四爺聽胡和之言暗暗說道怨不得我我不着我二哥呢原來被他們擒住了正在思索忽聽外面叫門胡和答應着知向蔣平擺手隨後將燈吹滅方趔趄趔趄出來開放山門只聽有人問道今日可有甚麽事麽胡和道甚麽事也沒有橫竪也沒有人我我也沒有吃酒又聽一人道他已醉了還說沒吃酒呢你將山門好好的關了罷說着二人向後邊去了胡和關了山門從新點上燈來道

兄弟道可沒了事咧咱們喝罷喝醉了給他個睡甚麽事全不管他蔣爺道很好却暗暗算計胡和不多時將老道灌了個爛醉人事不知蔣爺脫了道袍扎縛停當來至外間將招子拿起抽出三稜鵝眉刺息滅了燈悄悄出了東廂房竟奔後院而來果見有三座磚塔見中間的極大剛然走至跟前忽聽嚷道好呀你們將老爺細縛在此不言不語到底是怎麽樣呵快快給老爺一個爽利呀蔣爺聽了不是韓爺的聲音悄悄道你是誰不要嚷我來救你說罷走至跟前把繩索挑去輕輕將他二背舒開那大漢定了定神方說道你是甚麽人蔣爺道我姓蔣名平大漢失聲道噯喲莫不是翻江鼠蔣四爺麽蔣平道正是你不要

高聲大嘆道幸會幸會小人龍濤自寨和縣竈君祠跟下花蝶來到此處原要與家兄報仇不想反被他們拏住以爲再無生理誰知又蒙四爺知道搭救蔣爺聽了便問道我二哥在那裡龍濤道並不曾遇見甚麽二爺就是昨晚也是夜星子馮七給小人送的信因此得信到觀音菴訪拿花蝶爬進墻去却見個細條身子的與花蝶動手是我跳下墻去幫助後來花蝶跳墻那人比我高多了也就飛身躍墻把花蝶追至此處及至我爬進墻來幫助不知那人爲甚麽反到越墻走了我本不是花蝶對手又搭上個黑胖老道如何敵得住因此就被他們拿住了蔣爺聽罷暗想道據他說來這細條身子的到像我二哥只是因何

又越墻走了呢走了又往何處去呢又問龍濤道你方纔可見二人進來麼往那裡去了龍濤道往西一面竹林之後有一段粉墻想來有門他們往那裡去了蔣爺道你在此略等一等我去去就來轉身形來至林邊一望但見粉壁光華亂篩竹影借着月光淺淡翠蔭蕭森碧沉沉竟無門可入蔣爺暗忖道看此光景似乎是板墻裡面必是個幽僻之所且到臨近看看繞過竹林來到墻根仔細留神踱來踱去結搆關節處果然有些活動伸手一摸似乎活的撥了多時可巧手指一按只聽咯噔一聲將消息捎開却是個轉身門見蔣爺暗暗歡喜挨身而入早見三間正房對面三間敞廳兩傍有抄手遊廊院內安放着白玉石

盆總有幾色上樣的新菊花甚覺清雅正房西間內燈燭明亮有人對談遲長躡足潛蹤悄立窗外只聽有人嗐聲嘆氣傍有一人勸慰道賢弟你好生想不開一個尼姑有甚麼要緊你再要如此未免叫愚兄笑話你了這說話的却是吳道成又聽花蝶道大哥你不曉得自從我見了他之後神魂不定廢寢忘飧偏偏的他那古怪性兒決不依從若是別人我花冲也不知教却了多少惟獨他小弟不但捨不得殺他竟曾不忍逼他這却如何是好呢說罷復又長嘆吳道成聽了哈哈笑道我看你竟自着了迷了兄弟既如此你請我一請包管此事必成花蝶道大哥果有妙計成全此事慢說請你就是叫我給你磕頭我都甘心

謳慮的說着話咕咚一聲就跪下了蔣爺在外聽了暗笑道人家為媳婦拜丈母這小子為尼姑拜老道真是無恥也就可笑呢只聽吳道成說賢弟請起不要太急我早已想下一計了花蝶問道有何妙計吳道成道我明日叫我們那個主兒假做遊廟到他那裡燒香我將蒙漢藥叫他帶上些到了那裡無論飲食之間下上些須將他迷倒那時任憑賢弟所為你道如何花冲失聲大笑道好妙計好妙計大哥你真要如此方不愧你我是生死之交又聽吳道成道可有一宗到了臨期你要留些情分千萬不可連我們那個主兒清濁不分那就不成事體了花蝶也笑道大哥放心小弟不但不敢從今後小弟竟把他當嫂子看

待說罷二人大笑蔣爺在外聽了暗暗切齒咬牙道這兩個無恥無羞無倫無禮的賊徒又在這裡鋪謀定計陷害好人就要進去心中一轉想不可須要用計想罷轉身軀來到門前高聲叫道無量壽佛便抽身出來往南趕行了幾步在竹林轉身形隱在暗處此時屋內早已聽見吳道成便立起身來到了院中問道是那個並無人應却見轉身門已開便知有人連忙出了板擋左右一看何嘗有個人影心中轉省道是了這是胡和醉了不知來此做些甚麽看見此門已開故此知會我們也未見得心中如此想腿下不因不由的往南走去也是這惡道惡貫已滿可巧正在蔣爺隱藏之處撩開衣服掀着大肚在那裡小解蔣

爺在暗處看的真切暗道活該小子前來送死右手攥定
鋼刺復用左手按住手腕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噗哧一聲
在花蝶的頭上已着了鋼刺小水淋淋漓漓蔣爺也不管
他却將手腕一翻鋼刺在肚子裡轉了一個身吳道成那
裡受得嗳呦一聲翻觔斗栽倒在地蔣爺趁勢趕步把鋼
刺一陣亂搗吳道成這纔成了道了蔣爺抽出鋼刺就在
屍首身上揩抹血漬交付左手別在背上仍奔板牆門而
來到了院內只聽花蝶問道大哥是甚麼人蔣爺一言不
發好大膽竟奔正屋到了屋內軟簾北首右手二指輕輕
掀起一縫往裡偷看却見花蝶立起身來走至軟簾前一
掀蔣爺就勢兒按着左手腕一翻明晃晃的鋼刺竟奔花

蝶後心刺將下來只聽哧的一聲響把背後衣服劃開從腰間至背便着了鋼刺花蝶負痛難禁往前一掙登時跳至院內也是這厮不該命盡是蔣爺把鋼刺別在背後又是左手巴是翻起手腕雖然刺着擲不甚重只於劃傷皮肉蔣爺跟步跟將出來花蝶已出板墻蔣爺緊緊追趕花蝶却繞竹林穿入深密之處蔣爺有心要趕上猛見花蝶跳出竹林將手一揚蔣四爺暗說不好把頭一扭覺的冷颼颼從耳邊過去板墻上拍的一聲響蔣爺便不肯追趕眼見蝴蝶紛飛過去了蔣爺轉身來至中間搭前見龍濤血脈已周伸腰舒背身上已覺如常便將方纔之事說了一遍龍濤不勝稱羨蔣爺道咱們此時往何處去方好

龍濤道我與馮七約定在桑花鎮相見四爺何不一同前往呢蔣爺道也罷我就同你前去且到前面取了我的東西再走不遲二人來往東廂房內見胡和橫躺在炕上人事不知蔣爺穿上道袍在外邊桌上拿了漁鼓簡板傍邊拿起算命招子裝了鋼刺也不管胡和明日如何報官如何結案二人離了鐵嶺觀一直竟奔桑花鎮而來及至到時紅日已經東升龍濤道四爺辛苦了一夜此時也不覺餓嗎蔣爺聽了知他這兩日未曾吃飯隨答道狠好正要吃些東西說着話正走到飯店門前二人進去揀了一個座頭剛然坐下只見堂官從水盆中提了一尾歡跳的活魚來蔣爺見了連誇道好新鮮魚堂官你給我們一尾走

堂的掮手道道魚不是賣的蔣爺道却是爲何堂官道這
是一位軍官爺病在我們店裡昨日交付小人的銀兩好
容易尋了數尾預備將養他病的因此我不敢賣蔣爺聽
了心內輾轉道此事有些蹊蹺鯉魚乃極熱之物如何反
用他將養病呢再者我二哥與老五最愛吃鯉魚在陷空
島時往往心中不快吃東西不香就用鯉魚熬湯拿他開
胃難道這軍官就是我二哥不成但只是我二哥如何扮
做軍官呢又如何病了呢蔣爺只顧犯想傍邊的龍濤也
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先要了點心來一上口就是五六碟
然後纔問四爺吃酒要甚麼菜蔣爺隨便要了毫不介意
總在得病的軍官身上少時見堂官端着一盤熱騰騰香

噴噴的鯉魚往後面去了蔣爺他却悄悄跟在後面去了多時轉身回來不由笑容滿面龍濤問道四爺酒也不喝飯也不吃如何這等發笑蔣爺道少時你自然知道便把那堂官喚進前來問道這軍官來了幾月了堂官道連今日四天了蔣爺道他來時可會有病麽堂官道來時却是好好的只因前日晚上出店賞月於四鼓方纔回來便得了病了立刻叫我們夥計三兩個到三處打藥惟恐一個藥舖趕辦不來我們想着軍官爺必是緊要的症候因此攢橫兒的更夫連小人分爲三下裡把藥抓了來了小人要與軍官爺煎他却不用小人見他把那三包藥中揀了幾味先啣在口內說道你們去罷有了藥我就無妨礙了

明早再來我還有話說呢到了次日早起小人過去一看見那軍官爺病就好了賞了小人二兩銀子買酒吃外又交付小人一個錁子叫小人務必的多找幾尾活鯉魚來說我這病非吃活鯉魚不可因此昨日出去了二十多里路方找了幾尾魚來軍官爺說每日早飯只用一尾過了七天後便隔兩三天再吃也就無妨了也不知道軍官爺得的甚麼病薪爺聽了點了點頭叫堂官且溫酒去自已暗暗躊躕道據堂官說來我二哥前日夜間得病不消說了這是在鐵嶺觀受了暗器了趕緊跑回來了怨得龍濤他說剛趕到那人不知如何越牆走了只是叫人兩三處打藥難道這暗器也是毒藥味的麼不然如何叫人兩三

處打藥這明是秘不傳方之意二哥吓二哥你過於多心了一個方兒甚麼要緊自已性命也是當要的當初大哥勸了多少言語說為人不可過毒了似乎這些小傢伙稱為暗器已然有個暗字又用毒藥味飽豈不是狠上加狠呢如何使得誰知二哥再也不聽連解藥兒也不傳人不想今日臨到自已頭上還要細心不肯露全方兒如此看來二哥也太深心了又一轉想暗說不好當初在文光樓上我誆藥之時原是兩丸全被我盜去如今二哥想起來叫他這般費事未嘗不恨我罵我也就未必肯認我罷想至此只急的汗流滿面龍濤在傍見四爺先前歡喜到後來沉吟納悶此時竟自手足失措便問道四爺不吃不喝

到底爲着何事何不對我說說呢蔣爺嘆氣道不爲別的就只爲我二哥龍濤道二爺在那裡蔣爺道便在這店裡後面呢龍濤忙道四爺大喜這一見了二爺又完官差又全朋友義氣還猶豫甚麽呢說着話堂官又過來蔣爺與他道縣計這得病的軍官可容人見麽堂官開言說道爺若不問小人也不說這位軍官爺一進門就囑咐了他說如有人來我須問姓名獨有個姓蔣的他若找來就回復他說我不在這店裡四爺聽了便對龍濤道如何龍濤聞聽便不言語了蔣爺又對堂官道此時軍官的飯係大約也吃完了你作爲取傢伙去我悄悄的跟了你去到了那裡你合軍官說話兒我作個不期而遇儻若見了你便溜

去我自有道理堂官不能不應蔣爺別了龍濤跟着堂官來至後面院子之內不知二人見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六十四回　論前情感化徹地鼠　觀古蹟遊賞誅龍橋

且說蔣爺跟了堂官來到院子之內只聽堂官說道爺上吃着這魚可配口麽如若短甚麽調和只管吩咐明早叫竈上的多精點心韓爺道很好不用吩咐了調和的甚好俟我好了再謝你們罷堂官道小人們理應伺候如何担的起謝字呢剛說至此只聽院內說道嗳喲二哥呀你想死小弟了堂官聽罷端起盤子往外就走蔣四爺便進了屋內雙膝跪倒韓爺一見翻轉身面向裡而臥理也不理蔣爺哭道二哥你惱小弟小弟深知只是小弟委曲也要

訴說明白了就死也甘心的當初五弟所做之事自已逞強逞能不顧國家法紀急的大哥無地自容若非小弟看破大哥早已縊死在龐府牆外了二哥你老知道麼就是小弟離間二哥也有一番深心凡事皆是老五作成人人皆知是錦毛鼠的能爲並不知有姓韓的在內到了歸期二哥却跟在裡頭打這不明不白的官司豈不辱了徹地鼠之名呢再者小弟附和着大哥務必要拿獲五弟並非忘了結義之情這正是救護五弟之意二哥難道不知他做的事麼若非遇見包恩相與諸相好焉能保的住他毫無傷損並且得官授職又何嘗委曲了他呢你我弟兄五人自陷空島結義以來朝夕聚首原想不到今日既有今

日我四人都受皇恩相爺提拔難道就忘却了二哥麽我弟兄四人在一處已經哭了好幾場大哥尤爲傷懷想念二哥實對二哥說罷小弟此番前來一來奉旨欽命二來包相鈞諭三來大哥的分派故此粧模作樣扮成這番光景遍處找尋二哥小弟原有一番存心若是我着了二哥固好若是尋不着時小弟從此也就出家做個負屈含寃的老道罷了說至此抽抽噎噎的哭起來了他却偷着眼看韓彰見韓爺用巾帕拭臉知是傷了心了暗道有點活動了後又說道天從人愿不想今日在此遇見二哥二哥反惱小弟豈不把小弟一番好心倒埋沒了總而言之好人難作小弟既見了二哥把曲折衷腸訴明小弟也不想

活着了隱跡山林我個無人之處自已痛哭一場尋個自
盡罷了說至此聲咽音啞就要放聲韓爺那裡受得由不
得轉過身來道你的心我都知道了你言我行事太毒你
想想你做的事未嘗不狠蔣爺見韓爺轉過身來知他心
意已回聽他說做事太狠便急忙問道不知小弟做甚麼
狠事了求二哥說明韓爺道你誆我藥爲何將兩丸俱各
拿去致令我昨日險些兒喪了性命這不是做事太狠麽
蔣爺聽了噗哧一聲笑了道二哥若爲此事惱我恨我這
可錯怪了小弟了你老自想想一個小荷包兒有多大地
方當初若不將兩丸藥掏出知何裝的下那封字柬呢再
者小弟又不是未卜先知能彀知道於某年某月某日某

時我二耳受藥標必要用此解藥若早知道小弟偷時也要留個後手兒預備給二哥救急兒也省的你老恨我咧韓爺聽了也笑了伸手將蔣爺拉起來問道大哥三弟五弟可好蔣爺道均好說畢就在炕邊上坐了彼此題起前情又傷感了一回韓爺便把與花蝶比較他用附身討是我一時忽畧故此受了他的毒標幸虧不重趕回店來急忙配藥方能保得無事蔣爺聽了念佛道這是吉人天相也將鐵嶺觀遇見胡道洩機小弟只當是二哥被擒誰知解救的那是龍濤如何刺死吳道成又如何反手刺傷了花蝶他在銅刺下逃脫的話說了一遍韓爺聽了歡喜無限道你這一刺雖未傷他的性命然而多少割他一下二

來驚他一驚二來也算報了一標之仇了二人正在談論忽見外面進來一人撲翻身就給韓爺叩頭倒把韓爺唬了一跳蔣爺連忙扶起道二哥此位便是捕快頭目龍濤龍二哥韓二爺道久仰久仰恕我有賤恙不能還禮龍濤道小人今日得遇二員外實小人之萬幸務懇你老人家早早養好了貴體與小人報了殺兄之仇這便是愛惜龍濤了說罷淚如雨下蔣爺道龍二哥你只管放心俟我二哥好了身體強健必拿花賊與令兄報仇我蔣平也是要助拿此賊的龍濤感謝不已從此蔣爺服侍韓爺又有龍濤幫着更覺周到鬬了不多幾日韓爺傷痕已愈精神復元一日三人正在吃飯之時却見夜星子馮七倆頭是汗

進來說道方纔打二十里堡趕到此間已然打聽明白姓花的因吃了大虧又兼本縣出票捕緝甚緊到處有線難以居住他竟逃往信陽投奔鄧家堡去了龍濤道既然如此只好趕到信陽再作道理便叫馮七參見了二位員外也就打橫兒坐了一同吃畢飯韓爺問蔣爺道四弟此事如何區處蔣爺道花蝶這廝萬惡已極斷難容留莫若二哥與小弟同上信陽將花蝶拿獲一來除了惡患二來與龍兄報了大仇三來二哥到開封府也覺有些光彩不知意下如何韓爺點頭道你說的有理只是如何去法呢蔣澤長道二哥仍是軍官打扮小弟照常道士形容龍濤道我與馮七做個小生意臨期看勢作事還有一事我與歐

陽爺丁大官人原有舊約如今既上信陽須叫獨七到茉花村送信纔是省得他們二位徒往竈君祠奔馳夜星子聽了滿口應承定準在誅龍橋西河神廟相見龍濤又對韓蔣二人道馮七這一去尚有幾天工夫明日我先趕赴信陽答二員外多將養幾日就是你們二位去府一位單官一位道者也不便同行況好俱在河神廟會齊便了蔣爺深以爲是計議已定夜星子收什收什立刻起身竟奔茉花村而來且言北俠與丁大爺來至茉花村盤桓幾日眞是義氣相投言語投機一日拼及花蝶三人便要赴竈君祠之約兆蘭兆蕙進內禀明了老母丁母闗礙着北俠不好推托老大太便立了一個主意連忙吩咐厨房預備

送行的酒席明日好打發他等起身北俠與丁氏弟兄歡天喜地收拾行李分派人跟隨忙亂了一天到了掌燈時飲酒吃飯直至二鼓剛然用完了飯忽見了鬟報來道老太太方纔說身體不爽此時已然歇下了丁氏弟兄聞聽連忙跑到裡面看視見老太太在帳子內面向裡和衣而卧問之不應半晌方說我這是無妨的你們幹你們的去丁氏弟兄那裡敢挪寸步伺候到四鼓之半老太太方解衣安寢二人纔暗暗出來來至待客廳誰知北俠聽說丁毋欠安也不敢就睡獨自在那裡呆等聽信見了丁家弟兄出來便問老伯毋因何欠安大爺道家母有年歲之人往往如此反累吾兄掛心不得安眠北俠道你我知己弟

兄非比外人家這有甚麼呢丁二爺道此時家母業已安
歇賢兄可以安寢罷明日還要走路呢北俠道劣兄方纔
細想此事也沒甚要緊二位賢弟原可以不必去何況老
伯母今日身體不爽呢就是再遲三兩日也不為晚總是
老人家要緊丁氏昆仲連連稱是且到明日再看彼此問
丁安置弟兄三人仍上老太太那裡去了到了次日丁大
爺先來至廳上見北俠剛然梳洗歐陽爺先問道伯母後
半夜可安眠否兆蘭道托賴兄長庇蔭老母後半夜頗好
正說話間兆蕙亦到便問北俠今日可起身麼北俠道尚
在未定俟伯母醒時看老人家的光景再敘道理忽見門
上莊丁進來稟道外面有個姓馮的要求見歐陽爺丁大

爺北俠道他來的狠好將他叫進來莊丁回身不多時見一人跟莊丁進來自說道小人夜星子馮七叅見丁大爺問道你從何處而來馮七便將龍濤追下花蝶觀中遭擒如何遇蔣爺搭救刺死吳道成驚走花蝶又如何遇見韓二爺現今打聽明白花冲逃往信陽大家俱定準在誅龍橋西河神廟相見話述說了丁同北俠道你幾時回去馮七道小人特特前來送信還要即刻趕到信陽同龍二爺探聽花蝶的下落呢丁大爺道既如此也不便留你回頭吩咐莊丁取二兩銀子來賞與馮七馮七叩謝道小人還有盤費大官人如何又賞許多如若沒有甚麼分派小人也就要走了又對北俠道爺們去時就在誅龍橋西河神

廟相見北俠道是了我知道了那廟裡方丈慧海我是認得的手談是極高明的馮七聽了笑了一笑告別去了誰知他們這裡說話兆蕙已然進內看視老太太出來北俠問道二弟今日伯母如何丁二爺道方纔也替吾兄請了安了家母說多承掛念老人家雖比昨晚好些只是精神稍減北俠道莫怪劣兄說老人家既然欠安二位賢弟斷斷不可遠離況此事也沒甚要緊依我的主意竟是我一人去到信陽一來不至失約二來我會同韓蔣二人再加上龍濤幫助也可以敵的住姓花的了二位賢弟以爲何如兆蘭兆蕙原因老母欠安不敢遠離今聽北俠如此說來連忙答道多承仁兄指教我二人惟命是從俟老母大

愈後我二人再趕赴信陽就是了北俠道那也不必即便去時也不過去二人足矣總要一位在家伺候伯母要緊丁家弟兄點頭稱是早見伴當擦抹桌椅調開坐位安放盃箸擺上豐盛的酒席這便是丁母吩咐預備餞行的酒飯已畢北俠提了包裹彼此珍重了一番送出莊外執手分別不言丁氏昆仲在莊在家奉母單說北俠出了茉花村上了大路竟奔信陽而來沿途觀覽山水一日來至信陽境界猛然想起人人都說誅龍橋下有誅龍劍我雖然來過並未賞玩今日何不順便看看也不枉再遊此地一番想罷來至河邊泊船之處僱船船家迎將上來道客官要上誅龍橋看古跡的麼待小子伺候爺上賞玩一番何

知北俠道狠好但不知要多少船價須要說明船家道有甚要緊只要客官暢快喜歡了多賞些就是了請問爺上是獨遊還是要會客呢可要火食不要呢北俠道也不會客也不要火食獨自一人要遊玩遊玩把我渡過橋西河神廟下船便完了事了船家聽了沒有甚麼想頭登是怠兒慢兒的道如此說來是要單座兒了我們從早晨到此時並沒有開張爺上一人說不得走這一遭兒罷多了也不敢說破費爺賞四兩銀子罷俗語說的車船店腳牙極是難纏的他以爲拿大價兒把歐陽爺難住就拉了倒了不知北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六十五回　北俠探奇毫無情趣　花蝶隱跡別有心機

且說北俠他乃揮金似土之人既要遣興賞奇漫說是四兩就是四十兩也是肯花的想不到這個船家要價兒竟會要在圈兒裡頭了北俠道四兩銀子有甚要緊只要俺看了詠龍劍俺便照數賞你船家聽了又立刻精神百倍滿面堆下笑來奉承道小人看爺上是個慷慨憐下的只要看看古蹟兒那在我們窮小子身上打算盤呢夥計快搭跳板攙爺上船到底靈便着些兒呀吃飽了就發獃北俠道不用忙也不用攙俺自已會上船看跳板搭平穩了略一墊步輕輕來到船上船家又囑咐道爺上坐穩了小人就要開船了北俠道俺曉得只是縴繩要拉的慢着些兒俺還要沿路觀看江景呢船家道爺上放心原為的是

遊玩忙甚麽呢說罷一篙撐開順流而下奔至北岸縴夫套上縴板慢慢牽曳船家掌舵北俠坐在舟中情彼蕩漾蘆花飄颺趁着遠山聳翠古木撐青一處處野店鄉村炊烟直上一行行白鷺秋雁掠水頻翻北俠對此三秋之景雖則心曠神怡難免幾番浩歎想人生光陰迅速幾輩英雄而今何在正在觀覽嘆惜之際忽聽船家說道爺上請看那邊影影綽綽便是河神廟的旗桿此處離誅龍橋不遠了北俠聽了便要看古人的遺跡不知此劍是何寶物不料我今日又得瞻仰瞻仰早見船家將篙一撐蕩開悠悠揚揚竟奔誅龍橋而來到此水勢急溜毫不費力已從橋空過去北俠兩眼左顧右盼竟不見寶劍懸於何處剛

然要問只見船已攏住便要拉縴上河神廟去北俠道你等且慢俺原爲遊賞誅龍劍而來如今並没看見劍在那里如可就上河神廟呢船家道爺上纔從橋下過寶劍就在橋的下面如何不玩賞呢北俠道方纔左瞧右瞧兩傍並没有懸掛寶劍你叫我玩賞甚麽呢船家聽了不覺笑道原來客官不知古蹟所存之處難道也没聽見人説過麽北俠道實實没有聽見過到了此時倒要請教船家道人人皆知誅龍橋誅龍劍若要看須仰面爺上爲何不往上看呢北俠猛省也笑道俺倒忘了竟没仰面觀看没奈何你等還將船撥轉俺既到此再没有不看看之理船家便有些作難道此處水急溜而且回去是逆水我二人又

得出一身汗豈不費工夫呢北俠心下明白便道沒甚要緊俺回來加倍賞你們就是了船家聽了好生歡喜便叫夥計多費些氣力罷爺上有加倍賞呢二人踴躍非常對篙將船往回撐起果然逆水難行多大工夫方到了橋下北俠也不左右顧盼惟有仰面細細觀瞧不看則可看了時未免大掃其興你道甚麼誅龍劍原來就在橋下石頭上面刻的一把寶劍上面有模模糊糊幾個蝌蚪篆字真是耳聞不如眼見往往以訛傳訛說的奇特而又奇特再遇個探奇好古的人恨不得就要看看及至身臨其境只落得原來如此四個大字毫無一點的情趣即如京師玉蝀金鰲真是天造地設的美景四時春夏秋冬各有佳景

豈是三言兩語說的盡的呢比如春日綠波初泛碧柳依依白鷺羣飛黃鸝對對夏日則荷花穠郁蓮葉亭亭秋日則鷺影翩翩翔蟬聲嘈嘈冬日則池水結冰再遇着瑞雪繽紛眞個是銀粧世界一般況且樓臺閣殿亭榭橋梁無一不佳然而每日走着時常看着習以爲常也就不理會了就是北俠他乃行俠作義之人南北奔馳甚麼美景沒有看過今日爲個詠龍劍白白的花了八兩頭他算開了眼了可瞧見石頭上刻的暗八仙了你說可笑不可笑又遇船家夥夫不懂眼使着勁兒撐住了船動也不動北俠問道爲何不走船家道爺上賞玩盡興小人聽吩咐方好開船北俠道此劍不過一目了然俺已盡興了快開船罷咱

們上河神廟去罷他二人復又撥轉船頭一直來到河神
廟下船北俠在兜肚內掏出一個錁子又加上多半個合
了八兩之數賞給船家去了北俠來到廟內見有幾個人
圍繞着一個大漢這大漢地下放着一個笸籮口中說道
俺這煎餅是真正黃米麵的又有葱又有醬咬一口噴鼻
香趕熱吓趕熱滿嘴的怯話兒傍邊也有買着吃的再細
看大漢時却是龍濤北俠暗道他敢則早來了便上前故
意的問道夥計借光問一聲龍濤抬頭見是北俠他却笑
嘻嘻的說道客官爺問甚麼北俠道這廟內可有閑房俺
要等一個相知的朋友龍濤道巧咧對勁兒俺也是等鄉
親的就在這廟內落腳兒俺是知道的這廟內閑房多着

咧好體面屋子雪洞兒似的俺就是住不起俺合廟內的老道在厨房裡打通腿兒沒有甚麽營生就在柴鍋裡熚上了幾張煎餅作個小買賣你老趁熱也鬧一張嚐嚐包管噴鼻香北俠笑道不用少時你在廟內熚幾張新鮮的我吃龍濤道是咧俺賣完了這個再給你老熚幾張去你老要找這廟內當家的他叫慧海是個一等一的人兒好多着咧北俠道承指教了轉身進廟見了慧海彼此敘了濶情本來素識就在東廂房住下到了下晚北俠卻暗暗與龍濤相會言花蝶並未見來就是韓蔣二位也該來了侯他們到來再做道理這日北俠與和尚在方丈裡下棋忽見外面進來一位貴公子衣服華美品貌風流手內提

定馬鞭子向和尚執手慧海連忙問訊小和尚獻茶說起話來原是個武生姓胡特來暫租寓所方探相知的北俠在傍細看此人面上一團英氣只是二目光芒甚實不佳暗道可惜這樣人物被這一雙眼帶累壞了而且印堂帶煞必是不良之輩正在思索忽聽外面嚷道五弟二的五弟二的說着話扒着門往裡瞧了瞧北俠看了看公子北俠早已看見是夜星子馮七小和尚迎出來道你找誰馮七道俺姓張行三找俺鄉親五弟二的小和尚說你找賣煎餅的王二呀他在後面廚房裡呢你從東角門進去就瞧見廚房了馮七道沒狗呀小和尚道有狗也不怕鎖着呢馮七抽身往後去了這裡黃公子已然說明就在西廟

房暫住留下五兩定銀回身走了說過會兒再來慧海送了公子回來仍與北俠終局北俠因記念着馮七要問他花蝶的下落胡亂下完那盤棋却輸與慧海七子站起身來回轉東廂房却見龍壽與馮七說着話出廟去了北俠連忙做散步的形景慢慢的來到廟外見他二人在那邊大樹下說話北俠一見暗暗送目便往東走二人緊緊跟隨到了無人之處方問馮七道你爲何此時纔來馮七道小人自離了茉花村第三日就遇見了花蝶誰知這廝並不拔站走路二十里也是一天三十里也是一天他到處拉攏所以遲至今日他也上這廟裡來了北俠道難道方纔那公子就是他麽馮七道正是北俠說恕不的我說那

樣一個人怎麽會有那樣的眼光呢原來就是他呀怨不的說姓胡其中暗指着蝴蝶呢只是他也到此何事為七道這却不知就是昨晚在店內他合店小二打聽小丹村來着不知他是甚麽意思北俠又問韓蔣二位為七道路上却未遇見想來也就該到了龍濤道今日這厮既來至此歐陽爺想着如何呢北俠道不知他是甚麽意思大家防備着就是了說罷三人漫散仍然歸到廟中到了晚間北俠屋內却不點燈從暗處見西廂房內燈光明亮後來忽見燈影一晃彷彿蝴蝶兒一般又見噗的一聲把燈吹滅了北俠暗道這厮又要鬧鬼了倒要留神遲不多會見槅扇畧起一縫一條黑綫相似出了門背立片時原來是

帶門呢見他脚尖滑地好門道好伶便哎哎往後面去了北俠暗暗誇獎可惜這樣好本事爲何不學好連忙出了東廂房由東角門輕輕來到後面見花蝶已上墻頭略一轉身落下去了北俠趕到飛身上墻往下一望却不是人連忙縱下墻來四下留神毫無蹤跡暗道這廝好快腿果然本領不錯忽見那邊樹上落下一人奔向前來北俠一見却是馮七又見龍濤來道小子好快腿好快腿三人聚在一處再也測度不出花蝶往那裡去了北俠道莫若你我仍然埋伏在此等他回來就怕他回來不從此走馮七道此乃必由之地白晝已瞧明白了不然我與龍二爺專在此處等他呢北俠道既如此你仍然上樹龍頭領你瞧

在橋根之下我在墻內等他裡外夾攻再無不成功之理
馮七聽了說狠好就是如此我在樹上瞭高如他來時拋
磚為號三人計議已定內外埋伏誰知等了一夜却不見
花冲回來天已發曉北俠來至前面開了山門見龍濤與
馮七來了彼此相見道這厮那裡去了於是同到西廂房
見槅扇虛掩到了屋內一看見北間牀上有個小小包裹
打開看時裡面只一件花氅官靴與公子巾北俠叫馮七
拿着奔方丈而來早見慧海出來迎門問道你們三位如
何起的這般早北俠道你丟了人了你還不曉得嗎和尚
笑道我出家人吃齋念佛恪守清規如何會丟人別是你
們三位有了甚麼故典了罷龍濤道這是師傅丟了人咧

我三人都替師傅找了一一夜慧海道王二你的口音如何會改了呢馮七道他也不姓王我也不姓張和尚聽了好生詫異北俠道師傅不要驚疑且到方丈細談大家來至屋內彼此就坐北俠方將龍濤馮七名姓說出昨日趕西廂房那人也不姓胡他乃作孽的惡賊花沖外號花蝴蝶我們俱是爲訪拿此人到你這裡就將夜間如何埋伏他自從二更去後至今並未回來的話說了一遍慧海聞聽吃了一驚連忙接過包裹打開一看內有花氅一件官靴公子巾別無他物又到西廂房內一看牀邊有馬鞭子一把心中驚異非常道似此如之奈何未知後文且聽下回分解